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五 年

第四十四號

第五〇二次會議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八日

紐 約 成 功 湖

目 錄

- 一 臨時議事日程
- 二 通過議事日程
- 三 大韓民國遭受侵略之控訴（續前）

頁 次
一
一
七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按月刊行。

聯合國文件均以大寫字母附以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種文件而言。

第五百零二次會議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一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 Sir Gladwyn JEBB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出席者 下列各國代表 中國、古巴、厄瓜多 埃及、法蘭西、印度、那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南斯拉夫。

一。臨時議事日程 (S/Agenda 502)

- 一 通過議事日程。
- 二 大韓民國遭受侵略之控訴。
- 三 關於台灣(福摩薩)遭受武裝侵犯之控訴。
 - (a)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長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四日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S/1715),
 - (b)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爲福摩薩事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五日致祕書長函(S/1716)
- 四 原住巴勒斯坦的萬千亞拉伯人被以色列驅入埃及以及以色列違反埃及以色列間所訂停戰總協定。
 - (a) 埃及外交部長爲巴勒斯坦問題一九五〇年九月九日致祕書長函(S/1789)
 - (b) 埃及代表爲請求在議事日程內增列一項事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五日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1790)。

二。通過議事日程

主席 臨時議事日程即文件 S/Agenda 502 業已分發。在請理事會通過之前，本席想就該議程說明兩點。

各位理事都已看到本席列在議事日程上的第一項實質問題是“大韓民國遭受侵略之控訴”。所以這樣排列，是因為本席事前得知聯合統帥部的一項報告即將抵達之故。該報告已到，且已分發，即文件 S/1796，日期爲九月十八日。我認爲各位理事應當把它瀏覽一過。不過，我想無需對該項報告作長時間的討論。

本席想請理事會注意的第二點，便是議事日程上的第四項。該項之所以列入議程，理由是很顯然的，祇要將該項下(a)及(b)兩子目內所述文件加以

研究便可了然。關於本事項 我還要補充一句 卽以色列代表對於安全理事會議事日程上附加一項目事於一九五〇年九月十六日致電祕書長，原文見適才分發的文件S/1794。我才相信理事會今日會討論到第四項，但我認爲有促請理事會注意文件S/1794的職責。

Mr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我願意確切知道，文件S/1796是幾時分發給各位代表的。

主席 我知道是今天分發的。這就是說各位代表在進會議廳後才見到這份文件。不過，我要補充一句，卽本席曾獲通知，該文件可以及時分發——我原來以爲還可以分發得早一點——以備此次會議之用，因此本席認爲應當將該事項列入議程，作爲第一項實體問題。

Mr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這個文件，十分冗長，有十一頁之多，而且是密密單行印出。我們需要時間來研究。安全理事會各代表今天下午在走進會議廳後才第一次見到這文件。因此這顯然不是什麼討論，而僅是敷衍塞責而已。

因此，蘇聯代表團認爲 由於該報告篇幅之長 各代表團應有從容披閱的時間，可以在以後集會時討論，因爲對於這類報告，不先閱讀，是不能討論的。否則祇是依例塞責。

蘇聯代表團所以認爲將該報告列入本日的議程是毫無理由的。

主席 本席將該事項列入了臨時議事日程，是否有當，請理事會決定。我同意 Mr Malik 的見解，卽在目前狀況之下，對該項目還不能辯論。唯一需解決的問題是 我們願否理會該項文件。請理事會表示公見。

M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 臨時議事日程是上星期五，卽九月十五日分發的，因此完全符合文件分發時限的規定。提出臨時議事日程是絲毫不妨礙任何一位理事的。當前的唯一問題 就議事的情形說，是我們要不要通過該項議事日程。

不過，當理事會對於該議事日程有所決定後，或者要發生另一個問題。如議事日程得以通過，我將請理事會准許我宣讀該項報告。在此次會議中無需

討論該報告，我們不致於這樣的「不講情理」。在以前的一次會議[第四九五次會議]中，我才會同樣地提出一項報告[S/1758]分發給各位理事並將其宣讀，使各理事在未討論前，可以從容將該報告作詳盡徹底的研討，我希望理事會今天的決議也和那次一般地合情合理。我曾說過，我看不出可以有什麼正當理由反對該項臨時議事日程。

主席 如安全理事會通過臨時議事日程，我們便進行第二項目，由美國代表宣讀聯合統帥部的報告，但我們不加討論即進行審議第三項目。這樣，理事會願意通過議事日程麼？

Mr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美國代表所舉的理由既不嚴正，亦不合理。美國代表說臨時議事日程，即文件 S/Agenda/502 是上星期六分發的，但該文件的第二項目祇有一個標題，即“關於大韓民國遭受侵略之控訴”。安全理事會的任何一位理事決不會從這個標題上推斷出這個問題在今天理事會的會議中要作何種性質的討論。

當然，毫無疑問地，美國代表知道有一件麥克阿瑟將軍在朝鮮作戰的報告要提出於安全理事會。但似乎祇有 Mr Austin 知道這件事。安全理事會各理事並非人人都知道有這件事。

該項報告是今天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在就議席時才印發的。我們坐定後才看見它在桌上。我已經說過，這份報告十分冗長，我們需要一些時間去研究它。Mr Austin 或者會認為理事會各理事祇要聽他宣讀一遍便夠了，隨後，各位理事靠了耳朵所聽到的，就會對於這份報告自然而然地熟悉起來，因而自然而然地會投票表決。這才是安全理事會的辦事方法，而祇是美國代表團的辦法。

依安全理事會慣例，各理事應先研究提出於理事會的各項文件，然後理事會集會審議，最後理事會才能對該問題採取決議。

主席提議要我們認明已經閱悉該項報告。如有那一位代表想使安全理事會採用一種新的辦事方法，即不加閱讀即能備悉一些文件或核定通過，蘇聯代表團不能贊成這種方法。Mr Austin 有意給我們宣讀該文件，這並沒有改變該事項的實質。要想研究一個文件，必須將其細心閱讀，深思熟慮。至於說聽完宣讀傳譯後，再加研究，我要指出研究文件的方法不能祇限於 Mr Austin 所提議的那種方法。

因此，我認為安全理事會現在還不能討論該事項。文件並沒有及時分發給理事會各位理事，因此我們無從明悉其內容。所以將該事項列入議事日程並加以討論實嫌過早。蘇聯代表團認為今天不能處

理該項問題，因為這樣做去，便是於倉猝間鹵莽從事，等於未經預先考慮即稱一項文件已備悉存案。蘇聯代表團請將該文件譯成俄文。

我要重複說一遍，蘇聯代表團在未將一項文件詳細研究之後，不能稱已備悉該文件或加以贊可。因此反對將該事項列入議事日程。如多數理事決議將其列入議程並付討論，蘇聯代表團實無法參加。如有人提議說我們“備悉此一文件”，蘇聯代表團將反對此提議，因對該文件並不明悉亦並未研究該問題。

Mr CHAUVEL (法蘭西) 蘇聯代表對臨時議事日程上第二項目所提異議我不甚了解。據我所知，並沒有人請求我們對該報告作表決。而且我們對於聯合統帥部陸續所提的報告從沒有表決過。此刻所要解決的問題是今天我們要不要將該報告宣讀一遍。我覺得這個宣讀請求是正常的，因為理事會已決議在朝鮮採取行動。就本人而言——我想有些同仁會同意我的——我很願意早一些知道在理事會決議以來朝鮮發生了些什麼事情。

蔣先生(中國) 臨時議事日程上的唯一新項目是第四項。適纔所提的異議與該新項目毫無關係。至於臨時議事日程上其他兩項實體問題，它們的先後次序是依安全理事會的決議而規定的。對於這兩個項目是不能提出異議的。

因此，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今天應否將聯合統帥部的報告提出於理事會。我認為如美國代表團願意今天將該報告提出於理事會而某一代表願對該報告有所聲述，這樣做法是完全正當的。如有些代表亦願對該報告有所陳述，而沒有準備在今天發言，理事會以後自應予以發言的機會。

我想主席的意思是，如有代表願在下一次會議中再談到今天所提出的報告，他們可以有發言的機會。這樣的話，我就不懂為什麼會有人提出異議。

主席 我認為現在的情形是很清楚的。沒有人提議今天對該項目舉行表決。本人覺得在美國代表宣讀之後，不必將該報告付之討論，其他理由姑且不談，即依蘇聯代表所云他沒有俄文譯本無從閱讀，這也是一項正當理由。因此我認為大家可以同意通過該臨時議事日程，當然，第二項祇由美國代表宣讀報告，隨後我們即進行審議第三項。

Mr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法國代表適纔說他不了解我的話，我想加以解釋。

我沒有閱讀過的報告，我不認為已經備悉內容。如果別的一位代表能這樣做，他自可如此做去。在開始討論本問題時，主席說該文件業已提出，安全

理事會各理事可以備悉其內容。現在他又說祇要美國代表將該報告宣讀一過就夠了。我們自然要提出一個問題 爲什麼要這樣做呢？是不是想空氣裏有音波振盪一番？還是想使安全理事會聽取此報告，研究他並且採取決議？如若麥克阿瑟將軍提出報告，而美國代表將其朗誦一遍 目的祇是使空氣裏有音波振盪 這是一件事。不過 如若這些報告提出於理事會，是想使理事會明悉情形，使各位理事將其研究，有願意發表意見的，儘可發表，那麼這便是另外一件事。如這些報告之提出爲的是受到檢討以及引起可能的反應，那便是說安全理事會應當對該文件表示態度。不過，如安全理事會的各位理事，除美國代表外，並沒有披閱該項文件，叫他們怎能表示意見呢？法國代表或者對一文件未加披閱即能表示意見，但蘇聯代表却對於未曾披閱的文件，不能表示意見。

因此 我認爲今天才 如才 審議該項問題，才不必聽取該項報告的宣讀，而是使各位理事有從容時間詳細檢討該報告，可以在未來的一次會議中再度討論，那時美國代表儘可宣讀一遍，隨後理事會各位理事可交換意見而採取決議。再則，安全理事會迄今有一項關例 即凡遇理事請主席將某文件譯成其本國語文時 主席總是允如所請的。在本事項中，我便曾請求將該項報告譯成俄文。法國代表或者用不着將該文件譯成法文 但操西班牙語的同事們可能願意得到西班牙文的譯本。換句話說，翻譯該項文件，並將其詳細檢討，需要若干時間，此後我們才能再加審議。

否則，如我們草率從事 才加討論，祇因美國代表願意這樣做便這樣做，我們便要給人家一種印象 覺得該項目之列入議事日程是故意的 爲的是移轉理事會的注意力 阻止審議臨時議事日程上的第三項即台灣遭受武裝侵犯的問題。如果那幾位無論如何非聽取麥克阿瑟將軍報告宣讀一遍才不可的代表堅持其提議，那麼這種印像便可能要發生了。

Mr QUEVEDO (厄瓜多) 安全理事會裏常常有人宣讀與議事日程上項目無直接關係的文件。本人認爲像聯合國軍隊統帥所提報告那般重要的文件，在理事會宣讀，不至於會有一點點異議提出。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問題，是我們所十分關切的，因爲它與聯合國所採行動有密切關係。

因此，我願意聲明我將於表決中贊成通過原來的議事日程。才過我才想對主席適纔所說的話提出一點才才意見。

主席說進行第二項目時祇是簡單地將該文件宣讀一過。但我願向主席指出也許有某某代表團想就大韓民國遭受侵略之控訴一項目發表意見 在此情形下，我不明白爲什麼才容該代表團有陳述的機會。

因此我請求主席當理事會討論第二項目時准許任何代表團願意就該問題發言的有發言的機會。

Mr CHAUVEL (法蘭西) 我適纔之所以談到表決，是因爲 Mr Malik 自己便曾提起這事。關於該問題並不舉行表決，這便是我想說的。

至於美國代表宣讀麥克阿瑟將軍報告，要佔若干時刻的問題，我祇願意說 我們的蘇聯同事今天說話已經佔去不少時間，那時間大概已足夠宣讀該項報告的了。

最後，我相信該文件將以此間所用的各種語文分發，使我們可以詳細研究。在此以前，我才很願意聽到該文件的初步傳譯。

M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 蘇聯代表說報告無俄文譯本因而反對將其宣讀，這一項理由，殊欠充分。因爲，實際上，宣讀便是在最短期內獲得俄文、西班牙文及法文傳譯的一個方法。蘇聯代表引用無俄文譯本爲理由是很令人詫異的。

一九五〇年八月八日 [第四八四次會議]，蘇聯代表請求將某文件宣讀，所用理由便是因爲該文件沒有俄文譯本。我要徵引該次會議的記錄 Mrs Malik 當時是理事會主席，他說 “我請助理祕書長宣讀第二項目，由聯合國朝鮮問題委員會所提具的文件[S/1676]，因該文件並無俄文本。”

Mr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美國代表的祕書遞給他一張寫着剛纔徵引話句的字條，不過他們並沒有懂這句話的意思或者他們沒有向他解釋清楚。因此他便有些誤會了 我之所以說那句話，是因爲我請助理祕書長宣讀一項純屬消息性質的文件，原件是英文，我才會讀英文而又沒有俄文本。這是一件事。但當一個文件提出於理事會是準備討論而同時沒有俄文譯本，這又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件事。

有人在企圖攪亂此項問題，想把提出於安全理事會的所有文件都混爲一談。大量的文件提出於理事會 有些在通過議事日程及討論議事日程上項目以前即付宣讀，供各理事參考 有的却是準備理事會詳細檢討的。我們現在所談的是麥克阿瑟將軍的報告，安全理事會才應當將該報告機械地聽人讀一遍便擱置一邊。我們應當審議該項報告，明瞭它的性質和內容。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應能閱讀該報告而決定自己的意見。

我才同意法國代表的見解，他認為表示備悉一項報告不得謂為表決。我要提醒他，迄今為止，理事會在閱悉一項文件時，我們認為等於舉行了一次表決。如無異議，該文件即算閱悉備案，舉行表決，但如有對該文件之閱悉備案提出異議的，那便須舉行一次表決，而主席也必須那麼做去。因之在兩種情形下，都有表決。

我認為像麥克阿瑟將軍所提報告一類的文件與提出於安全理事會的私人函件不同，私人函件可向各理事宣讀以供參考，而該項報告却是美國政府轉遞理事會的正式文件，是理事會應加以討論的。但為討論起見，理事會各理事對該報告應加研究。研究以後，各理事才能表示閱悉該項文件。表示備悉、贊成或反對都需要表決。

因此我才能同意法國代表的見解，他認為麥克阿瑟將軍的報告之提出，祇是供安全理事會各理事的一般參考，我們無須加以討論，祇須機械地聽一遍，隨後即才置一辭進行審議。議事日程上的下一項目。蘇聯代表團才願用這種方式去處理這樣性質的一個文件。蘇聯代表團反對今天聽取該項文件，反對討論和對此採取任何決議，因為理事會各理事並沒有時間細細研究其內容。

主席 有一件事是很明顯的，即美國代表將該報告宣讀一遍後，毫不妨礙各理事將文件披閱，再加以檢討。而且這或者是促請他們閱讀而檢討的唯一方法。因此我相信大多數同事都認為我們應保留該項目在原來的議事日程上，當我們進行到該項目時，美國代表即宣讀該報告。有些同事意見雖然不一致，但我仍認為進行本問題時祇有一項宣讀，讀畢即討論議事日程上次一項。不過，如有異議，我們可以先決定該問題是否應保留在議事日程上的原來位置以及美國代表應將該文件宣讀。這一點表決以後，我們再決定怎樣去處理該項問題。

根據我所作的解釋，請贊成臨時議事日程的各位理事舉手。

埃及代表是不是想解釋他在表決中的立場？

Mr Mahmoud Fawzi Bey (埃及) 我請求發言並不是為的要解釋我在表決中的立場。我是想問問是不是我們要對文件 S/Agenda 502 內的議事日程舉行表決，是不是以後我們可以討論議事日程上各事項審議的先後次序。

主席 不，我的提議並不是這樣。我提議照臨時議事日程原式通過，才過第二項依我適纔所提的意見辦理。如埃及代表願提議變更議事日程上項目的次序，現在正是提議的時候了。

Mr Mahmoud Fawzi Bey (埃及) 主席說現在正是對今天安全理事會臨時議事日程上各項目的審議次序作提議的時候，我才一定非同意主席的說法不可。理事會於通過議事日程後，如認為變更審議項目的次序較為適當，它儘可——我相信這是理事會的常例——這樣做去。

不過，為尊重主席的意見起見，我願意現在即提議文件 S/Agenda 502 上議事日程的第四項改為第二項。但是，如理事會認為它應當——這一點我十分了解——儘速聽取聯合國在朝鮮的統帥部的報告，我才才加反對。在這樣的情形下我祇希望有十分迫切性的第四項變成議事日程上的第三項。

Mr QUEVEDO (厄瓜多) 我不知道我是否十分正確地了解主席的意見。我們在表決議事日程的時候，是否即等於表決在進行審議“大韓民國遭受侵略之控訴”時，祇聽取麥克阿瑟將軍的報告，還是各代表也有權提出意見？我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我想述及一項與“大韓民國遭受侵略之控訴”密切有關的文件，可以載入紀錄備案。我願意知道我是否今天可以作此項申述。

Mr MENON (印度) 我不知道現在是不是作以下申述的適當時機。不過，就第四項而言，我願意提議作一個輕微的更改。依安全理事會的慣例，第四項應稱“原住巴勒斯坦的亞伯人數千遭受以色列驅入埃及之控訴”等。換言之，我提議在“驅入埃及”後加“之控訴”字樣。

主席 我認為第一件要加以決定的事是埃及代表所提的問題。如果我了解正確的話，他的提議便是將現在臨時議事日程上的第四項排在第二項之後，第三項之前。我覺得這個問題可以迅速加以決定，無須討論。不過我看出蘇聯代表對該問題似有堅決的意見。無論怎樣，在該問題解決之後，我們即可進行表決議事日程。在議事日程表決後，我們可再表決今日的第二項目是否限於聽取美國代表的宣讀報告，還是在聽取宣讀後，理事會各理事可以提出意見。我希望這一切都很清楚明瞭。

Mr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現在有一個新的問題發生了，這便是主席列入臨時議事日程上各項目的次序。

我們記得 安全理事會在九月十二日（如我的記憶沒有錯誤的話）所舉行的最近一次會議[第五〇一次會議]是晚到午後七時二十分才散會的。在散會前，蘇聯代表團提議審議該次會議議事日程上的第三項，即“關於台灣（福摩薩）遭受武裝侵犯之控訴。”

我們還記得安全理事會上次會議的議事日程上祇有兩項，即“關於中國領土遭受空軍轟炸之控訴”及“關於台灣（福摩薩）遭受武裝侵犯之控訴”。“大韓民國遭受侵略之控訴”一項並未列入上次安全理事會會議的議事日程中。埃及代表所提的文件 S/Agenda 502 上臨時議事日程中的第四項，也並未列入上次的議事日程中。

依議事規則，——我指的是第十條——“除安全理事會另有決定外，安全理事會每次會議議事日程內未經於該次會議中審議完竣之項目應當然列入下次會議之議事日程。”

因此在安全理事會最近一次會議中，我們曾進行審議台灣遭受武裝侵犯的問題。將該問題移至第二項、第三項、第四項或第五項是毫無理由的。該問題應作為第一項審議，所有今天議事日程上的其他項目都應列入在其後。因此，如就項目審議的先後次序而論，我們應依議事規則，先審議上次會議中未審議完竣的項目。我談的是九月十二日的會議，該次會議的議事日程上列有關於台灣遭受武裝侵犯的問題。

因此，蘇聯代表團認為依正常辦法及依議事規則所規定，安全理事會都應當進行審議該項問題。尤其因為在審議臨時議事日程第三項——“關於台灣（福摩薩）遭受武裝侵犯之控訴”——時，安全理事會應討論的問題之一是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位代表出席安全理事會。蘇聯代表團已曾多次對該問題表示意見，在上次會議中，並提議先討論該問題，使得可以達成決議並使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可以及時抵達此間參加討論。

由於上述理由，雖然我們已經為了程序問題浪費了許多時間，我仍認為今天應當審議臨時議事日程上的第三項，即“關於台灣（福摩薩）遭受武裝侵犯之控訴”，同時討論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出席參加的問題。

蔣先生（中國） 我願意提出一個程序問題。我了解的是主席將要把這些問題付表決。主席提議安全理事會先表決第四項是不是應當列為第三項。

對於主席裁定的這一部分我毫無異議。不過主席隨後又提議理事會表決“通過議事日程”。對於這一部分的裁定我要提出程序問題。蘇聯代表所提的異議事實上等於請求撤消第二項，這在現在看來是很顯明的。認為主席應詢問理事會是否贊成撤消第二項。這兩個問題解決後，安全理事會才可對臨時議事日程作最後的表決。

主席 關於蘇聯代表適纔所說的話，我想指出的是，如若他對於我所提議的臨時議事日程沒有這樣堅決反對的話，我們現在已經聽完了麥克阿瑟將軍報告的宣讀而亦已經進行討論他所願意討論的項目了。我們所以沒有作到這一層完全是他自己造成的情況。

至於中國代表所提的程序問題，我認為應即時處理。

我承認不很了解這一個程序問題。我不懂為什麼不能照我所提議的那樣做去，即先決定議事項目的先後次序——這一點中國代表並沒有反對——然後再依慣例將議事日程付表決。我認為先表決第二項應否撤消的問題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因此如無異議，即照本席所提議的進行。

Mahmoud Fawzi Bey（埃及） 我願請主席，中國代表及理事會其他各位理事注意，關於臨時議事日程上的第四項，我在第一次的申述中並未作任何正式的提議。我祇是略述鄙見而已。因此，關於這一點，並沒有什麼須加表決的。

主席 如無異議，我即將臨時議事日程付表決，隨後再舉行一次表決以決定第二項是否祇是聽取美國代表宣讀麥克阿瑟將軍的報告。

蘇聯代表似乎決心願意我們進行討論議事日程上的第三項。

Mr MALIK（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我對於該問題有表示意見的權利，我現在便要行使這權利。

我認為對於第三項及第四項之列入議事日程既沒有人反對，那麼就無需乎將這兩項付表決。蘇聯代表團曾提出理由反對第二項之列入議事日程。因此祇須將第二項應否列入議事日程付表決即是了。

關於第三項及第四項，並無人提出異議，因此應列入議事日程。至於各項問題審議的先後次序，應於議事日程通過後討論，因為對於尚未通過列入議事日程的事項，便即討論其審議次序，可謂別開生面。似乎迄今為止，尚無此種先例。

主席 假如我了解正確的話，我們面臨一個可驚異的情勢。中國代表與蘇聯代表聯合一致認為我們現在應當對於臨時議事日程上的第二項應否予以保留問題舉行表決。如果理事會贊成的話，我自無不願這樣做去，不過，理事會於表決後應決定怎樣進行審議臨時議事日程上的第二項。我們現在是不是可以對本問題舉行表決？

贊成臨時議事日程上第二項仍保留為議事日程上第二項的各位理事請舉手。

蔣先生(中國) 反對理事會臨時議事日程的代表主張第二項不當列入。所提的請求是取消第二項。因此我認為應當向理事會說 贊成取消第二項者請舉手?

主席 我看不出這兩者之間有什麼大差別。不過如理事會願意將該問題用這個方式提出，那便用這個方式提出好了。

Mr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既有人提出另一種方式 可見其中必有差別。這個提議內中當然別有用意。但迄今為止，我們的慣例是將原來的臨時議事日程付表決。主席將臨時議事日程提請通過 因此他應當就提出的某一事項或整個臨時議事日程詢問誰贊成、誰反對、誰棄權。

我們一向便是這樣進行的，我希望將來也是這樣進行，不要爲了理事會所不明悉的理由而破例。

主席 對於這些棘手的問題我比較是個新手 不過從最近的一個先例上我認為不如將該問題用肯定的方式提出，就是問 誰贊成在議事日程內列入第二項? 除非大家覺得這個辦法不對，我便要用這個方式提出該問題。

蔣先生(中國) 問題提出的方式有沒有重要意義，我不知道。不過我認為有一個原則問題。如安全理事會主席有所裁定，則反對者須有七票才能推翻主席的裁定。這對臨時議事日程也同樣適用。臨時議事日程是安全理事會主席的一項提議。理事會的傳統是尊重並擁護主席的威權。因此如有人對主席威權發生疑問，他必須獲得七票的支持。我希望在現任主席的任期內，這個傳統得以保持 因為該傳統對於本組織的未來發展是很重要的。

Mr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上一位發言人顯然是混淆事實。他的用意還不能明見。議事日程之通過並非由於主席的一項裁定，而是根據議事規則第九條。每次會議臨時議事日程的第一項便是通過議事日程，迄今為止，安全理事會的議事日程總是通過的，這並非由於通過或否決一項裁定而是由於主席提請通過臨時議事日程。

主席的行動是正確的。他提出了一個臨時議事日程，請理事會通過。如有異議，他便將臨時議事日程付表決，詢問各代表誰贊成通過議事日程，誰是反對的。我們一向的慣例便是如此，將來也應當如此。這不是主席的一項裁定，祇是一個臨時議事日程應依議事規則通過。

主席 爲加強那顯然動搖了主席威信起見，我現在要趁這個機會作一裁定，關於臨時議事日程上第二項是否保留的問題用肯定的方式表決，即贊成保留這一項的請舉手。

如此項裁定才遭反對，我即以此肯定形式提出請各代表表決 誰贊成保留議事日程上第二項“大韓民國遭受侵略之控訴”?

用舉手法舉行表決

贊成者 中國、古巴、厄瓜多、埃及、法蘭西、印度、挪威、人列頤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南斯拉夫。

反對者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該項以十票對一票通過列入議事日程。

主席 我想現在應當向理事會提出的問題便是根據我們適纔的決議，理事會是願意當美國代表將聯合統帥部的報告宣讀完畢，即認爲將審議的一項已經終了，還是願意各代表可對該報告表示意見。

我將該問題用下面的方式提出付表決 請贊成該項之審議以宣讀報告爲限的各位代表舉手。

Mr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既然我們在進行通過議事日程，我們應當使該問題告一段落，以後才可以討論我們怎樣去通過議事日程上的每一項。在通過議事日程上，這是一個合理而爲大家所接受的方法。議事日程應連同其所有各項目一併通過，或則通過一部分項目而否決其餘各項。然後我們才能決定怎樣去討論議事日程上的各項。這是已往慣例，現在亦應遵奉。第二項既已通過，而對於第三項第四項既無異議，我們才能認爲整個議事日程已通過。

主席 我要趕緊承認蘇聯代表的話就議事規則說是正確的。我當初以爲經過了兩小時的激烈辯論後，我們可以默認議事日程已經通過。這顯然是不對的。因此我要向理事會提出下列問題 我們要通過臨時議事日程麼?

Mr MENON (印度) 我認為安全理事會才反對我關於議事日程上第四項目所作的修正。

主席 我早就應當說明這一點，我想沒有人反對第四項目改爲“ 原住巴勒斯坦的亞拉伯人”。似乎有人要提異議了。

Mahmoud FAWZI Bey (埃及) 對不起我要使主席失望，我並不反對這個提議。我祇想聲明一點，我對於今天會議議事日程第四項的排列次序，固然沒有做正式提議，但這個態度祇適用於今天的議事日程。我正式保留當該項列入安全理事會未來一次會議的臨時議事日程上時，敝代表團請求更改次序的權利。

主席 我想埃及代表提出的一點是十分清楚的。他有充分權利在以後一次會議時請求更改該項的審議程序。

既無異議，我想我們可以認為臨時議事日程已經通過。

議事日程上的第一項實體問題“大韓民國遭受侵略之控訴”。依理事會以前決議，請大韓民國代表就議席。

Mr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在討論臨時議事日程時，蘇聯代表團曾提議此次會議中先審議關於台灣(福摩薩)遭受武裝侵犯之控訴問題，尤其要討論蘇聯代表團在上次會議中所提關於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出席參加討論該問題的議案。

該問題已延期兩三次。蘇聯代表團認為現在已經到了採取決議的時候，才可再事拖延。

主席 我也許是錯了。但是我還記得我的問題是用肯定方法提出的。我問 理事會贊成將現在的第二項目仍列在第二項麼？理事會已作肯定的決議。因此我認為議事日程上各項的審議次序已經決定。以下兩項是第三項及第四項。

如無異議，我們就着手討論第二項。

Mr QUEVEDO (厄瓜多) 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我記得當主席準備將第二項怎樣討論的問題付表決的時候，他的話頭被打斷，而理事會的注意力也移轉到別的問題上去。因此我請主席將他所作的提案付表決，即第二項的討論僅限於聽取麥克阿瑟將軍的報告呢，還是各理事可作有關大韓民國遭受侵略之控訴的申述呢。

主席 我正想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蘇聯代表便提出第三項的次序問題，這個問題我認為已經解決了。

Mr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蘇聯代表團曾提議先通過議事日程，然後再決定各項目審議的先後次序。但在向理事會提出通過議事日程時，主席並沒有明白指出所通過的議程上的次序便是審議的先後次序。據我所了解的，各項目審議的先後次序應於通過議事日程後討論。

因此蘇聯代表團提議先審議第三項。

主席 我十分抱歉，但經長時間討論後，通過議事日程時，我曾明白指出，須同時通過各項目的審議次序，但這祇以今天為限。我認為理事會才應當再這樣延宕下去，因為如這樣做，不到散會時恐還沒有通過議事日程。因此為節省一點時間起見，我裁定如下：當我們通過臨時議事日程時，我們同時也是通過了審議各項目的先後次序。

Mr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蘇聯代表團的提案是在主席裁定和通過議事日程之前

提出的。蘇聯代表團堅持將它提議先討論第三項的提案付表決。我請求將該問題付表決，才必顧及主席的裁定，因為主席的裁定是在該提案提出之後作的。

主席 我才同意這個說法，十分抱歉。我認為該問題事實上在未表決前以及在表決臨時議事日程時已經解決。如無異議，我認為我的裁定有效。理事會各位理事當然有權推翻此項裁定。不過，我相信理事會，至少其中的十位理事都願意維持現在的議事日程以及各項目的審議次序。

我們已經浪費了不少時間，我們現在應該討論的問題，即怎樣審議第二項的問題已經變成毫無意義了。等美國代表宣讀報告畢，我想在一二點鐘後，我們就要散會了。

三 大韓民國遭受侵略之控訴(續前)

大韓民國代表張勉先生應主席之請，就理事會議席。

Mr AUSTIN (美利堅合眾國) 我請求發言以便依議事日程上第二項目宣讀上述報告。

這是駐朝鮮的聯合國統帥部關於一九五〇年八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的作戰情形報告。見文件S/1796。

報告前附有美國駐聯合國代表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七日依照安全理事會一九五〇年七月七日所通過的決議案[S/1588]為遞送駐朝鮮的聯合國統帥部第四號報告，致安全理事會主席的節略。該節略稱

“敬依安全理事會一九五〇年七月七日決議案第六段，內請美國相機向安全理事會提供關於聯合國統帥部作戰經過之報告。茲遵照該項決議案，附奉‘駐朝鮮聯合國統帥部於一九五〇年八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作戰經過報告，請分發安全理事會各理事為荷。”

報告所注日期為一九五〇年九月十八日，原文如下

“茲奉上聯合國統帥部自八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為止在朝鮮作戰情形報告第四號。其詳細情形見第八軍公告第四十一號至六十五號及朝鮮新聞發稿第二五四號至第三五二號。

“陸軍作戰情形 在這個時期內北朝鮮作戰部隊仍有十二師，雖經聯合國部隊嚴重打擊並有局部重大損失，仍在集中力量準備再度進攻。敵軍在聯合國部隊前逐漸加強其兩翼及中路。由於在北部全線漸漸加強壓力，敵軍在聯合國部隊的不斷抵抗下，微

有進展。在整個時期內，前線部位大致如下 自南海岸的統營向北經過南江與洛東江的合流處，再沿洛東江抵倭館北數里，然後折而往東，經軍威區，杞溪區，再東向，抵浦項洞北的東部海岸。

“在東海岸方面，北朝鮮第十二師，爲大韓民國第一軍所擊退，於八月十八日復佔浦項及杞溪。八月二十六日敵軍第五師會同第十二師又採攻勢，再佔杞溪並迫聯合國部隊退至浦項北兩哩。大韓民國軍隊於八月二十九日又將杞溪攻佔，但八月三十日再度易手，又爲北朝鮮軍佔領。

“同時，在此八月下半月中，敵軍主力仍向大邱進迫。八月二十八日 沿大韓民國第二軍作戰區弧形之北部略有進展。敵軍第一師及第十三師迫聯合國防禦部隊後退數千碼，其最前線部隊攻佔金化。敵軍第八師，經局部數度進攻後，於八月二十七日佔領義興。北朝鮮第二師及第三師在倭館一帶漸見活躍，但迄今尚未採取大規模攻勢。敵軍的真正獲得祇是局部的勝利，無關全局。位於洛東江西的敵軍長距離砲火頻向大邱射擊，但無成效。

“在北線及東線，戰事由大韓民國部隊負主要責任，間由美國軍隊支援。大韓民國的第六師、第八師、漢城師、第三師及第一師自戰事發生後，面對一開始便有人數及裝備上佔優勢的敵人即在不斷慶戰中。雖然他們的戰線有十六哩至二十哩之長，但他們仍能保持戰術上的統一，他們作戰力的恢復和他們的成績是非常令人欣慰的。

“在德松城南，寬廣的江灣處，敵軍第十師有一個橋頭陣地，但自八月中後 即無甚動靜。該方面敵軍的竄入隊伍估計有兩團 在本報告所及時期結束時，已爲聯合國部隊作有效牽制。

“更南向，近南江與洛東江匯流處，美國第二十四師及海軍陸戰隊的攻勢消滅敵軍於八月十八日侵入洛東江防線的重大部隊。敵軍第四師在該處慘敗，失去橋頭陣地，向洛東江以西退却 人馬輜重損失無算。

“在極南端晉州咸安一線，北朝鮮第六師於八月初受嚴重打擊後，於八月十六日起，沿南北陣綫經咸安西二哩，又與聯合國部隊才有接觸。八月十九日，該師大約經屬第七師之兩團增援後 發動一系列試探式的猛烈攻擊 由聯合國防禦部隊加以抵敵，但敵軍仍稍有進展。小白山曾易手多次。同時 敵後方部隊及車輛調動的緊張表示敵軍仍欲於該線保持高度的壓力，這是聯合國部隊釜山基地最受威脅的陣綫。北朝鮮第六師俘虜供稱該師三團中有兩團是以前在中國共產軍中服役過的兵士。

“英軍作戰部隊已抵朝鮮增援聯合國部隊。

“海軍作戰情形 在本報告所述的時期中 聯合國海軍僅遭遇敵方輕微抵抗。聯合國海軍仍完全控制海洋，因此援軍登陸，軍需抵達以及傷病兵員由海路撤退都能安全進行。海上遊弋部隊並未受到甚麼牽制，對於朝鮮海岸仍繼續遊弋，密切監視。

“海軍部隊繼續增援。在本報告所述的時期中，大部份增援部隊屬於美國海軍。海軍的全部組織完善，工作順利，與聯合國陸軍空軍的配合作戰頗有成效。

“聯合國海軍經許多艦隊增援後，成爲一個十分均衡的艦隊，能有高度效能，可以在朝鮮領海中擔負任何海上的任務。

“作戰的效能達到非常高的程度。海軍部隊不特繼續執行經常的任務，並且增加其活動的範圍。

“基本上的行軍供應任務問題業已解決。

“從航空母艦及陸上基地出發的海軍飛機從事前線偵察 爲砲隊及海軍察勘轟擊的地點，轟炸戰術及戰略上的目標。在沿海岸的戰艦不斷轟襲軍事目標 困擾和擊毀敵軍的陸路交通。若干小規模的水陸部隊的登陸及由海路運輸軍隊的任務都已達成。襲擊部隊已登陸以擔負特種任務。有戰略性的島嶼業已佔領。從航空母艦出發的飛機直接輔助陸軍作戰，同時轟炸北朝鮮的軍事目標。美國海軍陸戰部隊在西南線各段以夙有的勇敢與效能參加陸地作戰。

“敵軍強迫無辜平民在前線一帶爲其效力，因之避免傷害平民的問題是十分困難的。海軍襲擊及空軍轟炸都力求避免傷害平民並用各種方法以探明及炸毀軍事目標爲限。

“空軍作戰情形 敵方空軍至本期末仍屬日形薄弱 僅有若干小型飛機單獨襲擊。不過，最近在南北朝鮮的敵方機場上見有雙發動機的轟炸機，可信敵方得外面援助其空軍力量已增強 準備在適當時機加入作戰。

“聯合國空軍配合部隊每天盡全力協助陸軍作戰。自六月二十九日美國遠東空軍噴式機協助大韓民國陸軍作戰以來，陸空軍的配合作戰異常得力。澳大利亞、及大韓民國的空軍部隊，美國海軍及海軍陸戰隊的空軍部隊以及英國海軍的空軍部隊都與美國空軍聯合對所有陸軍作戰術上的有效協助。在朝鮮的天空中，當美國軍隊或海軍陸戰隊或大韓民國的陸軍需要空軍協助時 聯合國中各國的空軍部隊都應請而來。

“雖在前線部隊中的監督營及空中偵察員仍在敵軍及我軍的前線上，指導空軍在數分鐘之間轟炸敵方一切被察覺的目標。

“敵人避免在晝間出現，將軍需品及後備隊伍藏在私人住宅、學校或其他公共房舍。把坦克、卡車停在農人的廠房中，避免白晝被偵見。

“敵人在夜間的行動和襲擊被我夜間出動偵察而數目漸漸增多的飛機所擾。這些飛機附有特別裝備，在夜間騷擾敵軍，頗見成效，使其行軍大為困難。

“密集在洛東江對岸，遙對大邱的敵人，於八月十六日受到我方最猛烈的戰術攻擊，中型轟炸機在該役中投下八百五十噸炸彈。我方的轟炸驅逐機隨後翱翔於該地區上，在這個毀壞的區域覓不到甚麼贖餘的目標。

“我方繼續獲得戰區敵人輾重軍火耗竭的證據。

“北朝鮮軍隊的運輸綫受到我方的破壞使敵軍的給養供應大為減少，同時使其援軍的運送受到牽掣。許許多多的橋都炸毀了，敵軍可利用的大車站也已大為減少了，許多鐵路方面的修補器材和保存用具也都毀壞了。此種破壞工作的明顯證據即是堆棧中的大量鐵路器材。敵人用各種方法以代替毀壞的橋樑。他的運輸車輛經我用各種可能方法毀壞。

“北朝鮮工業設備及其他軍事目標仍遭接連不斷的轟炸破壞。將轟炸後所攝的影片一為審察，即可見轟炸許多有軍事價值的目標時之準確。這些目標是大化學品工廠、鋼鐵工廠、發電廠、坦克裝備廠、深水船塢及其他增加北朝鮮軍事能力的類似設備。這些廠地繼續遭受轟炸直至聯合國軍隊達成其目的為止。

“聯合國空軍予平壤、咸中、興南、元山、城津、鎮南浦、清津、羅津等地的軍事工業及運輸器材以嚴重打擊。經以無線電及傳單促北朝鮮人民遷離近軍事目標的區域。我方告諭這些平民‘離開城市，遷往鄉間或山丘地帶’。我方又告諭平民謂‘軍事設備將遭聯合國飛機所炸毀，不過聯合國空軍將竭力保護無辜平民，使不受共產黨所加於朝鮮的戰禍’。聯合國空軍奉命以轟炸軍事目標為限。

“控聯合國空軍轟炸平民全係無根據的說法。

“北朝鮮軍隊所獲的外援 北朝鮮此次侵略大半是由於共產黨人授意、策劃、指導的，所以應當敘述北朝鮮所得物質及技術上援助的證據，尤其是蘇聯所供應且在繼續供應的軍火的證據，以及中國共產黨軍隊遣派軍事幹員去北朝鮮的證據。

“蘇聯的控制朝鮮北部是由於蘇聯佔領當局擅認北緯三十八度綫是兩軍區間永久劃分綫所致。一九四五年九月在朝鮮的日本軍隊投降後，蘇聯當局即着手組織北朝鮮軍隊，託稱為警察部隊或憲兵部隊。這些軍隊現在稱為北朝鮮人民軍，一開始便由蘇聯組織、監督 其軍械輾重亦全由蘇聯予以支持。

“蘇聯當局公開承認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佔領軍撤退前曾以軍械輾重予北朝鮮。但他們說現在北朝鮮軍隊所用的一切軍火都是佔領軍撤退以前留下的，以後蘇聯便再也沒有以軍火供給北朝鮮。

“蘇聯雖然這樣說，但自開戰以來，在所虜獲的北朝鮮各種軍火都確切證明是來自蘇聯的，並且附有製造年份，一九四九年或一九五〇年。附有這些製造年份的軍火，顯然不會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以前所供給的，因此證實了本司令部所收到的許多情報，謂在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〇年中 蘇聯曾以軍火接濟北朝鮮。此種軍火接濟的實證可以舉出十項，都有充分的報告提供於美軍負責部門，且有攝影及物證為憑。在許多物證中其已查明無訛者有PPSH-41 型 7 62 糧口徑輕機鎗一架，兩架RSI-61-1 型空軍用無線電收音機 兩種手榴彈 還有各種式樣不同，口徑不同的軍器。此外，我方尚虜獲北朝鮮軍四十一種軍用配備品，中有輕武器、裝甲車、砲及軍械等，這些都已確切查明係蘇聯所造。

“北朝鮮或能製造若干軍器，如輕武器之類。但它的工業不能供應重的配備如裝甲車、坦克及大砲等。

“迄今為止，尚未證實有中國共產黨軍直接的或公開的參加朝鮮戰爭。但中共曾以大量的（如非決定性的）軍事協助供應北朝鮮，即以朝鮮種族之久經戰陣的大宗軍隊供北朝鮮指揮，增加北朝鮮軍隊的實力。這件事實，四年來從滿洲及朝鮮所得各種情報中都已述及，現由朝鮮開戰後所獲的許多俘虜的口供中完全證實。經過審詢的俘虜中，其在滿洲受軍事訓練或曾在中共軍中服役的佔很高的百分率。至少軍事人員的一半，尤其是北朝鮮第五師、第十三師、第十五師及第七六六獨立團中的高低級軍官都曾在中共軍隊中參加受訓練或作戰。上年中，中共曾將此種朝鮮軍隊的大半遣歸北朝鮮。

“約有十四萬北朝鮮兵士曾參加中共軍的訓練或曾與中共軍並肩作戰。他們屬於下列三類之一（一）朝鮮志願軍，這是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中在中共所控制的中國和滿洲組織的（二）蘇聯所訓練的朝鮮兵，自北朝鮮遣赴中國，加入朝鮮志願軍或中共軍，以鍛煉作戰經驗，（三）蘇聯所訓練的朝

鮮兵 他們曾在滿洲佳木斯受過訓練，或曾在滿洲龍井村軍官學校學習。一九四七年的前幾個月中，朝鮮志願軍併入滿洲的中共軍。這些軍隊的大部分隨後與中共並肩作戰，即在南部海南島之役中，雷州半島亦有他們的蹤跡。中共軍一九四八年秋佔領全滿洲後，朝鮮軍隊開始陸續回歸北朝鮮。一九五〇年初，朝鮮軍隊回北朝鮮的愈形衆多，一九五〇年二月中 中共第四野戰軍中的朝鮮軍隊離中國南部返北朝鮮。在朝鮮戰爭發動時，約有四萬至六萬受中共訓練的朝鮮人脫離中共軍而加入北朝鮮軍，使原有的師及憲兵旅增至準備作戰的十三師至十五師，此中還不包括後備隊、交通綫保衛隊及軍需服務人員。

“殘酷行爲 敵方待遇聯合國的俘虜有時十分殘暴。我得到俘虜雙手反縛遭殘殺的證據後，即向北朝鮮軍隊總司令發出警告。

“此種殘酷情形第一次被發見是在一九五〇年七月十日 其時聯合國軍隊奪回失地，發現許多美國兵的屍首，雙手反縛，顯是被俘後遭殺戮的，因為他們都是頭部中彈而死的。四個慘遭殺戮的美國兵的官方照片足爲明證。

“第二個殘酷事件是一九五〇年八月十七日三十六名美國俘虜之慘遭殺戮。四十一名服務聯合國的美國兵在八月十五日晨被人數異常衆多的共產黨軍隊所俘。在被俘後，每一個美國兵即被除去所有可以證明身份的物件 雙手以電話線或他們自己的鞋帶反縛着。這些兵士被俘後三十六小時內並未獲得任何食物。隨後，他們應命站起，有十五名至十七名北朝鮮兵士即將他們用槍射擊。這些美國兵倒地後，北朝鮮兵怕他們沒有完全死去又掃射一次。北朝鮮兵走後，五名還活着的美國兵回到美國陣線。這些慘遭殺戮的兵士都屬於美國騎兵第一師。

“俘虜 派往朝鮮在聯合國軍隊服務的國際紅十字會代表 Mr Frederick Biern 稱 就朝鮮的生活標準言，大韓民國待遇俘虜是‘無懈可擊’的，他以前從來沒有見過看守人以自己分內的果品紙菸送給俘虜的，這與上面所述的恰成爲尖銳的對比。

“在本時期中，聯合國軍隊擒得兩千多俘虜。這個數目比以前各期所擒的要多許多倍。敵軍的逃亡人數雖然有限，但在漸漸增加中，這顯然是由於聯合國保障人道待遇的結果。奇怪的是有些逃亡軍官曾經受過共產黨的積極訓練 在部隊裏，他們是‘政治文化’人員，負責鼓起兵士們的‘士氣’。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宣傳人員自己也才能爲正確的情報所感動。

“心理作戰情形 每天的無線電廣播以及由飛機擲下的三千七百萬以上的傳單是現在向朝鮮人民傳播真相的唯一方法。聯合國的新聞廣播不斷地揭發共產黨的虛偽勝利宣傳。七百萬份傳單保障俘虜的人道待遇會散發敵軍陣線內。北朝鮮兵士屢次聽到他們的領袖說他們被俘虜或投降後是有生命危險的，現在漸漸明白他們的欺哄伎倆了。聯合國統帥部的一份公報，以朝鮮文及英文印成傳單，通告平壤北朝鮮軍官及戰區師團司令部，須依戰爭慣例保證予俘虜以人道待遇。

“朝鮮現狀 大韓民國一般人民及政府公務員的民氣都很高。現由聯合國軍隊管轄下的區域雖然有許許多多的難民，但業經以各種方法供給他們住所及必需的衣食。

“大部分的救濟工作是由六月二十五日後所成立的機構義務服役而獲致的。例如「朝鮮名女教育家 Dr Helen Kim」所組織的朝鮮紅十字會緊急中央委員會便是。該組織的職員都是義務服役性質，他們替難民覓住處，分發食物及若干救濟物品。除救濟難民外，該組織又派義務護士照料大韓民國軍隊的傷員，供給他們並給他們預備綑帶及外科方面的傷口包紮，有時還協助醫治傷員。

“另外一個民氣激昂的證據是愛國同盟的組織 該同盟與聯合國部隊以全盤協助。該組織的人員亦是義務服役性質，他們義務地參加需要的工作，同時以物資及土產供給聯合國部隊。

“政府機關，包括內閣及各部在內，都不分晝夜在工作着，以應付隨時可以發生的任何情勢。

“朝鮮人民民氣激昂的其他證據是在所有的村鎮中都有‘歡迎’的標識，同時居民自動給聯合國軍隊送茶送水。在社會的各階層中，及各種業務中，都能看出最高度的民意及不可動搖的勝利意志。

“救濟平民工作 在調查朝鮮的救濟需要時 發覺大韓民國在退却時曾保存足數的糧食以爲在本報告所述期間內聯合國管轄區人員生活之需。但據估計九月中旬後此項存儲的糧食即不足以供應最低生活的需要。因此此間已採取緊急措施將於九月間運米一萬五千噸，大麥五千噸，十月間運米兩萬噸，大麥一萬噸以接濟大韓民國。

“大韓民國有足量的生棉花 有的是現成的，有的是在船隻運輸途中的，可供十二月底以前聯合國軍隊管轄區紡織工業之需要。不過，在該時期內所能製出的衣料僅敷平時兩個月的需要。

“駐朝鮮司令部曾提出需要藥品、藥具、殺蟲劑、濾水化學品、血清、痘苗及消毒劑的估計清單。為減輕由於供應遲緩所發生的困難起見，此種需要量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曾以緊急措施就地徵得。餘下的數量經以適當方法運交供應調整負責當局保管。

此刻救濟物資由軍用方法運赴朝鮮，再由大韓民國供應局發放。此間業經陸軍部轉請聯合國派遣若干有技術能力的人員，在統帥部指導下，襄助大韓民國負責發放並善用救濟物資，同時在大韓民國及聯合國部隊間作救濟事務上適當的聯繫與調整。

“物資供應已成為一項亟待解決的問題，需要聯合國各會員國的熱誠協助。將來季候變化後，尚需以衣被供應朝鮮的平民。藥物供應的迫切需要已成為一項嚴重的問題，亟盼加以注意。食品、衣服、藥物及救濟物資的需要數量在不斷開列估計清單中。所有物品都應當依手續送交 Joint Army ECA, State Coordinating Committee。聯合國各會員國必能慷慨予朝鮮困苦人民以援手，如同它們在軍事方面的努力一般。

“結論

“一 聯合國為完成其在朝鮮的使命所支配的軍力在徐徐而不斷增加中。

“二 英軍部隊已抵達朝鮮。

“三 聯合國空軍及由航空母艦出發的飛機對純軍事目標的襲擊對於侵略者的戰鬥力及戰國音吉發生重大影響。轟炸非軍事目標的控訴係無根據之談。

“四 聯合國作戰部隊在作戰中奮勇直前，發揮效能，且抱有勝利的決心。不但一國軍隊各部門能配合行動，且各國軍隊間亦能如此，這是這些部隊和它們所代表的國家的光榮。

“五 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〇年中，蘇聯曾以軍火接濟北朝鮮軍隊，中國共產黨亦曾以久經戰陣的兵士支援北朝鮮軍，這是已經有了確實的證據。

“六 北朝鮮軍隊間或慘無人道地屠殺所俘的美國軍人。

“七 大韓民國政府與朝鮮人民盡其所能協助聯合國完成使命。

“八 迄今為止，以緊急措施救濟平民工作尚能應付裕如。但應請聯合國會員國迅速供應食品、衣服、藥物以應付來冬。

“九 朝鮮迫切需要各會員國供應軍隊。”

我適所宣讀的報告是由麥克阿瑟將軍簽署的。該報告有若干附件，我很願意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於

會議中或會議後一加審察。它們即放置在會議桌上，上邊的印記可以指出年份和來源。

主席 我提議將它們傳閱。

Mr Austin 將上述附件交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傳閱。

主席 現在是午後六點四十五分，已經到了理事會通常要散會的時間了。不過理事會是否願意繼續審議本問題，請理事會決定。如決定繼續，發言人名單上第一名亦即唯一的一名是蘇聯代表。但是我先想知道理事會是否願意繼續審議。

Mr QUEVEDO (厄瓜多) 在討論議事日程上本問題開始時，我曾提議其他代表團亦應有權就“關於大韓民國遭受侵略之控訴”問題表示意見。那時主席就要將本人提議付表決，但是因為討論生了枝節，所以沒有進行表決。等到本問題重付討論時，主席說由於駐朝鮮的聯合國統帥部報告宣讀開始的時間已晏，今天沒有時間作別的事。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上述報告宣讀完畢後討論即告結束。

不過，如事實並不如此，如今天仍將繼續討論，本人為使議事程序能經常進行起見，請求理事會先決定各位代表是否可以繼續討論涉及與大韓民國遭受侵略之控訴有關的其他問題。但是，因為時間已晚，同時若干人數不多的代表團要料理其他許多事務，而且該項問題的審議一定須用相當的時間，所以本人請求將該項討論延期。這個解決辦法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使各代表團可以詳細研究適宜宣讀的報告而準備它們所願意提出的意見。

因此我提議延會，如此提議不獲通過，則我提議用表決法決定討論本問題的性質如何。

主席 安全理事會議事規則第三十三條稱“停會或單純延會之動議應經辯論，逕付表決”。厄瓜多代表曾提出一項延會動議。應付討論即加表決。不過蘇聯代表願提出一項程序問題。

Mr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我認為我有發言的權利，因為美國代表所宣讀的文件內對於蘇聯有誣蔑的地方。不管美國集團用甚麼樣程序上的伎倆阻止我發言，我還是要發言。主席剛說過我是第一個要求發言的人以後，又毫無理由地許厄瓜多代表發言，我認為這是不合程序的。

我要求作一個聲明。

主席 我覺得蘇聯代表說過我們不能討論麥克阿瑟將軍的報告，因為他沒有時間披閱，亦不能這樣做，因為沒有譯成俄文。現在他却說這報告中對於蘇聯有誣蔑處，他想作一個聲明。如果他可以發表聲明，別的代表也可以發表聲明。我並非說這是

辦不到的，如果理事會願意這樣做的話。當然這是辦得到的。我絲毫無意於阻礙理事會使它不能繼續討論下去。不過蘇聯代表既請求對於該報告發表聲明，我們就應當決定還是繼續討論下去，聽蘇聯代表或尙有其他代表發表聲明呢，還是依厄瓜多代表提議的就延會呢？按理事會的議事規則規定延會的提議應先付表決，我的淺見認為厄瓜多代表的提議應先付表決。

Mr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依理事會的慣例，從沒有不許理事國代表在會議結束前作一項聲明，不管理事會對於繼續討論的問題作怎樣的決定。

因此 我請求允許我作一項聲明。

Mr QUEVEDO (厄瓜多) 本人的提議延會並非想阻止蘇聯代表發言，因為本人自己也想就該問題發表意見。我認為理事會不應當給人家一種印象覺得我們在企圖阻止一位代表發言。因此我暫時撤消我的延會提議，俟蘇聯代表發言完畢後，再將我的提議付表決。

主席 就主席地位言，我認為這是一個公正的辦法。如無異議，我們就請蘇聯代表發言，然後再討論延會的問題。

Mr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在美國代表將各種武器如數家珍地表演了這一齣居心顯在挑釁的悲喜劇後，不會再有人懷疑在此次會議上美國代表團不是在施展其素常要慣的旁生枝節、轉移目標的伎倆。

美國代表把麥阿克瑟關於美國血腥侵略朝鮮的冗長報告念了一遍，這是一個轉移人注意力的方法，其用意在阻止討論美國武裝侵犯臺灣的問題，阻止討論美國侵略中國的問題，阻止討論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出席安全理事會的問題。

美國代表團之使用橫生枝節伎倆，這並不是第一次。我們還記得八月一日在蘇聯代表主席下的安全理事會會議[第四八〇次會議]。該次會議的前夕，即七月三十一日[第四七九次會議]，美國代表團提出一項提案(S/1653) 用意即在橫生枝節，阻止討論蘇聯關於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提案。這當然不是安全理事會正常的工作方法。這在國際關係上和安理事會的工作進行上是一個專橫的辦法。

這個橫生枝節、轉移目標的用意是在掩飾美國侵略中國和中國人民的痕迹，用引起別的問題的方法使人不注意美國對中國的侵略。剛纔宣讀的這個報告，即在聽過一遍後，不必詳細研究，亦可以顯然看出這是一個可恥的文件，是美國帝國主義血腥

侵略朝鮮人民的報告。同時，美國又想強說血腥侵略朝鮮是合理的，想欺騙世界輿論說炸毀朝鮮的醫院、學校、文化機關等等是因為那裏面隱藏軍器和兵士。蘇聯代表團早就駁斥這個說法。還有兩個文件可以作為駁斥根據的已送達理事會，但我不曉得爲了甚麼原故沒有宣讀。我所提的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國外交部長朴憲永先生於一九五〇年九月七日關於大韓民國遭受侵略之控訴事拍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和祕書長的電報。這個電報見文件 S/1778/Rev 1, 日期是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二日。原文如下

“一九五〇年八月五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爲了抗議美國干涉者違反國際法和道德在朝鮮所犯的罪行，曾請安全理事會採取措施使美國干涉者的罪行得以早日終止。但安全理事會裏英美集團竭力阻止理事會討論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聲明。因此，安全理事會迄今並未採取任何措施以終止美國軍隊在朝鮮所犯的種種罪行。

“同時，美國帝國主義者因爲前線吃了敗仗，惱羞成怒，加倍殘暴地去殺戮和平人民，並破壞朝鮮的工業經濟。自從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本問題發出第一個聲明後，美國空軍對朝鮮的和平人民又犯了許多的野蠻暴行。許多從來沒有軍事目標的城鎮遭受轟炸、掃射或是完全毀滅了。和平的居民遭受故意的掃射，朝鮮的國家財富遭受有系統的破壞。

“自八月七日至九月七日，每天，美國的轟炸機和俯衝轟炸機飛來平壤，在住宅區擲下無數炸彈，同時用機關鎗任意掃射。尤其是八月七日那一天，五十一架 B-29 型轟炸機轟擊平壤在六小時內於南城居民稠密區擲下五百七十四枚重炸彈。由於此種轟炸，房屋毀壞的有一千九百四十五所，平民炸死的有二百一十一名，受傷的有七十五名。自八月七日至九月七日，由於美機的轟炸平壤，總計房屋毀壞的有三千二百三十二所，平民炸死的有四百五十人，受傷的有二百三十五人。南城的住宅區已夷爲廢墟。專門技工學院的校舍、七所學校、一所醫院、交通部、Son Chan Suk 醫院、Nam E Byak 的幾所醫院（具有四所）、還有其他許多政府機關、公共機關組織的房舍都遭炸毀。

“美國空軍又將清津城大肆轟炸。八月十九日，有六十多架美國轟炸機轟炸該城，擲下一千〇十二枚炸彈，房屋炸毀的有二千六百二十六所，平民炸死的有一千〇三十四人，負傷的有二千三百四十七人。幾所醫院、工藝專門學校、女子中學及其他學校、人民劇院及其他許多文化機關、許多政府機關及公

機關都已炸毀。此種轟炸連續多次，將十二萬居民的清津城炸毀了十分之九。

“美國的飛機利用它們空中無比的優勢，最近益發使用恐怖轟炸。他們晝夜不息地掃射、轟炸朝鮮全境的和平居民。美國飛機每天繼續不斷地在公路上作殘暴的襲擊，炸毀與輜重運輸毫不相干的農民的車輛、旅客的公共汽車和私人乘坐的汽車，同時掃射車內的乘客。八月二十七日，十餘架美國俯衝轟炸機襲擊貫通平壤與安州（在平安南道）的人路，焚燒九輛私人乘坐車，掃射乘客，擊死三名，又炸毀數十輛農民的卡車，殺死車中二十餘名婦孺。八月十六日，美國轟炸機襲擊自順川城（在平安北道）出發的公共汽車，將其炸毀，用機關鎗擊死來不及躲藏的一位六十二歲老婦和她的十六歲孫女。八月十三日，美國一架轟炸機投彈於往返鎮南浦城和黃海道間的一隻乘客船上，將它炸沉，擊死四十四名乘客，傷八名。八月二十日，六十八架美國俯衝轟炸機襲擊大同、順川、中和、江西、Yunggang，成川，江東（屬平安南道）各區，在村鎮上空低飛，掃射並轟炸在田間工作或聚集在市場的農民，擊死三十三名，傷五十四名。美國飛機殘暴射擊在稻田工作的農民，這有許多的例證可舉。六月八日，就在這種襲擊下，Pongsam（屬黃海道）郡有六人被擊死，傷者七人。八月十日，在安邊郡（屬江原道）的鎮，死九人，傷若干人。八月十二日，在龜城郡（屬平安北道）擊死十七人。八月十七日，在安邊郡（屬江原道），擊死十九人。在 Munchon 郡，十六人被擊死，在東川郡十三人被擊死。八月十六日，在鉞山郡（屬平安北道）Tehnan 鎮 Simderi 灣一帶，兩架美國飛機掃射八艘出發捕魚的漁船。美國飛機向它們直衝下去，向漁夫們射擊，三人殞命，四艘漁船擊毀。八月九日，兩架 B-29 型轟炸機在全州郡（屬平安北道），Kasan 鎮，Munrier 村擲下九枚炸彈炸死二人，並有二千多株林木 pkhen 被焚。由於美國飛機不斷地掃射與轟炸，南朝鮮所有的村莊和小城市，以及北朝鮮靠近大路的許多地方都已全部炸毀。

“美國的干涉主義者有系統地破壞朝鮮的經濟，想陷朝鮮人民於失業、困苦與饑饉。美國空軍有系統地破壞朝鮮的工業，在各種工廠擲下千百枚炸彈，不論它們生產的是甚麼。美國空軍把沙里院、清津，元山，鎮南浦的米磨坊炸毀了，又把兼二浦（屬黃海道）的朝鮮最大的鋼鐵工廠炸毀了。它們把平壤，順安，元山各地的縫紉廠、編織廠炸毀了，又把興南出產全國肥料的化學工廠炸毀了。它們把鎮南

浦、元山、平壤、長津的黃豆磨坊和榨油廠炸毀了，又把鎮南浦的非鐵金屬工廠炸毀了。它們把興南、平壤的朝鮮人民最喜歡着用的橡皮鞋工廠炸毀了。它們又把最近在鎮南浦建築的玻璃廠炸毀了。平壤的橡皮鞋工廠上擲下了二十枚炸彈，死十五人，傷二十三人。他們在兼二浦（屬黃海道）的鋼鐵工廠上擲下五百九十二枚炸彈，死七十三人，傷五十七人。興南的化學工廠受到一千〇八十一枚炸彈，死一百二十人，傷六十四人。鎮南浦的非鐵金屬工廠受到七百五十枚（？）炸彈，死五十七人，傷七十五人。現在朝鮮所有的大工廠和大部分的中小工廠都由於美國空軍的野蠻轟炸而全部毀壞。值幾十億朝鮮元的國家財富都已化為烏有，為阻礙救濟工作和增加平民死傷人數，美國空軍人員擲下許多計時炸彈，這些炸彈在人民於空襲後離防空洞時想在一片瓦礫中尋覓死者傷者同時想檢取自己的一些殘餘財產時爆發。美國空軍故意在成熟的農作物上縱火，將大片田地化為焦土。

“美國干涉主義者所犯的這一切野蠻罪行嚴重地違犯公認的國際法。這些罪行清清楚楚地說明最近艾奇遜說在朝鮮的美國空軍的轟炸是純以軍事目標的聲明是無恥的謊言。美國空軍在朝鮮所犯的罪行證明美國帝國主義者在他們侵略朝鮮人民的戰爭中，是肆無忌憚，不惜用最陰險最殘暴的方法。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將上述事實奉聞，並再度堅決要求即刻採取緊急措施以終止美國干涉主義者在朝鮮所犯的罪行。謹請閣下將本聲明轉達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及聯合國各會員國，並請將關於本問題所採步驟示知為荷。”

今天我們又收到另外一項文件，這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朴憲永先生一九五〇年九月十八日致祕書長的一個電報，見文件 S/1800 原文如下

“謹將下列事實奉聞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六日，美國空軍殘暴轟炸平壤城，擇定城中中央醫院區為轟炸目標之一。雖然醫院的屋頂上和院中都畫有紅十字，但美機仍擲下一百七十二枚炸彈，其中十六枚命中醫院屋舍。由於此種野蠻轟炸，死十一人，重傷四十一人，炸毀屋舍一所，醫院的其他屋舍及附屬屋宇亦都受嚴重損傷。

“本人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名義，再度堅決抗議美國空軍違犯日內瓦公約及公認的國際法，故意不斷地轟炸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醫院。請將上述事實轉達聯合國各會員國及安全理

事會各理事國，並請立即採取必要步驟以制止美國侵略者在朝鮮的罪行。關於本問題所採步驟尙盼示知爲荷。”

這是安全理事會所接獲的文件，揭發了麥克阿瑟將軍頻頻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捏造的事實。

我們同時亦應注意在朝鮮的美國干涉主義者用暴力故意將朝鮮人民驅向南方，並不採取任何措施供給此輩難民以必需的飲食及住所。巴黎發行的報紙世界日報——這份報不會使人懷疑它對朝鮮及朝鮮人民有絲毫同情心的——在九月十三日登載一篇戰地通訊員 Charles Favrel 的文字，題爲“向聯合國呼救 三十萬將成餓殍的朝鮮人民在恐怖中面對着死亡。”

這位通訊員描寫被美國人迫進難民營的三十萬朝鮮人民的難以言喻的困苦。

Favrel 寫道“拿但丁(Dante)寫地獄的悽慘字句去描寫這個難民營是最也恰當不過的。這些人的困苦顛沛是非言可喻的。我們看見過 Buchenwald，我們看見過 Dachau，但是我現在所看見的決不能和 Buchenwald，Dachau 相比。這真是一個十足的地獄。我看見許多人在饑餓線上亦沒有衣服可穿。他們漸漸就要餓死。一星期祇有一次他們領到少許穀糧。難民營中並無醫生。饑餓的人半裸着躺在地上，連頭都擡不起來。

該通訊員又作問答的口氣道“紅十字會呢？有的，我看見難民營中搭着一個帳蓬，上面插着一面紅十字旗。不過在帳蓬裏我祇看見污穢的布單子和一些空的藥瓶 此外再也沒有別的了。”

Favrel 又描寫到難民營來的“教士們”的工作。教士們說營內毫無食物而在未來數日中也才會有食物。他們演說，勸難民們跳舞歡娛以忘却饑餓。在大邱山及釜山，沒有一個人敢高聲說出“虎列拉”這個名詞。在夜間，這些難民寒冷不堪。半裸的人睡在地上，沒有木頭可以生火。這個難民營是一個無出路之死衞，進去的人再也不必抱甚麼希望。

Favrel 又說“有人告訴我，已經向東京提出報告了，一位聯合國的專員經指派負責救濟難民。又有人對我說救濟物品已經在途中了。我已不得能相信這些話。”

該通訊員又說有一百五十萬人被美國人送往南朝鮮，但並不採取任何措施以供給他們食物、住處、衣服、醫藥、燃料等。他們的生活境遇比納粹 Buchenwald 的集中營還要壞。這是該篇通訊的結論。

這些都是美國統帥部在朝鮮的血腥罪行真相，決不是麥克阿瑟的虛偽報告所能掩飾的。這些報告

之提出是爲的分散我們對於在朝鮮所犯血腥罪行的注意力，同時使人相信這些罪行都應該算是聯合國的行動。

同時，根據九月十二日的一項路透社報告，英國首相艾德禮先生自己答覆邱吉爾先生的一個問題說“在朝鮮主持作戰的是美國人，我們響應他們的請求”。在朝鮮作戰的是美國人，他們侵略朝鮮，干預朝鮮人民的內政 他們要負著名反動派和法西斯份子麥克阿瑟將軍在聯合國旗幟下所犯一切血腥罪行的全部責任。

至於美國代表攜着機關鎗在此地所要的那一套把戲 我想把我在八月十一日[第四八六次會議]所作的聲明再說一遍

“爲混淆視聽起見，美國代表公開誣譏蘇聯，說蘇聯接濟北朝鮮軍火。在昨天我所作的簡短演說中，我已經答覆這種誣譏之辭，說美國代表的話全係血口噴人，與事實全不相符。因爲北朝鮮所有的武器祇是蘇聯軍隊於撤退朝鮮時賣給他們的。

“作這種誣譏之辭的並不止美國代表一人。著名戰爭販子邱吉爾先生以及他的若干黨徒也有散佈這種謊言 說蘇聯以噴式機接濟北朝鮮。邱吉爾先生的這種謊言毫不符合事實，徹首徹尾是捏造之辭。

“從我所敘述的事實上 可以明白看出北朝鮮所有的鎗礮便是美國政府慷慨地大宗地送給他的南朝鮮傀儡李承晚的鎗礮。”

美國報章也已承認李承晚軍隊及在朝鮮的美國軍隊所損失的軍火差不多已等於美國在整個歐洲戰役中所遭受的損失。北朝鮮軍隊之配備齊全是沒有甚麼奇怪的，因爲它把敵人那裏擄獲來的武器武裝了自己 同時又有蘇聯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從朝鮮撤退時賣給它的武器。

至於美國代表在此地舉以示人的機關鎗，我們可以找到許許多多。爲挑釁起見，在這些武器上可以做上任何標誌。但想要騙人這是不行的。這種挑釁方法是用來欺騙頭腦簡單的人的，不過我覺得現在頭腦簡單的人已漸漸的少了。美國代表在此地向我們表演的一幕趣劇顯示 爲了要分散我們對美國帝國主義者在朝鮮所犯血腥罪行的注意力，美國在安全理事會的正式代表、國務部人員和著名挑釁者麥克阿瑟不顧一切差不多準備搬出任何東西來作爲物證。

在戰後的一段時期中，有鼎鼎大名的“Protocol M”事件。Mr Austin 的英國同事似乎將在這方面所得的經驗傳給了他 Mr Austin 利用這個經驗想在安全理事會作一個“Protocol M 第二”。

主席 在沒有傳譯蘇聯代表的聲明之前 我想應當問問諸位同仁 因為如果我們要聽取傳譯的話，時間未免太晚了。如果我們提出延會的問題，我們或者也可考慮到將英文和法文的傳譯延至下次會議的開始時，不管下次會議在甚麼時候召集。我不曉得理事會的意見怎樣，但這樣做去可以避免將此次會議延長至午後八時十五分，那未免太晚了。

Mr LACOSTE(法蘭西) 法國代表團不反對延期傳譯。

Mr MALIK(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我認為應當將我的發言譯成英文 如法國代表反對的話 可以將法文傳譯延至下次會議。

主席 我提議將兩種傳譯一併延至下次會議 但決定之權屬之理事會。今天將 Mr Malik 的演說譯成英文而將法文傳譯延至下次會議，我不知道法國代表是否贊成。

Mr LACOSTE(法蘭西) 我贊成將兩項傳譯一併延至下次會議。

主席 理事會是否願意這樣做？我想理事會是願意這樣辦的。

Mr MALIK(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我提議將我的演說於今天傳譯成英文 我堅持表決。

主席 我們此刻的問題是 理事會是否將於今天聽取蘇聯代表演說的英文傳譯？

用舉手法表決

贊成者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反對者 中國、古巴、厄瓜多、法蘭西、挪威、美利堅合衆國。

棄權者 埃及、印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南斯拉夫。

該提案以六票對一票否決，棄權者四。

主席 我認為理事會現在可以考慮延會的問題了。我願意理事會允許我決定下次會議的時間。雖然我曾向各位理事徵詢過 但究竟那一天最適宜於理事會下一次的集會是很難決定的。當然 任何一位理事都有權在任何時候請求召集理事會。如理事會各位理事贊成的話，我可以在最近幾天內考慮理事會重行集會的最適當日期 然後再行召集。

如大家同意，我想理事會可以作無定期的延會。

Mr MALIK(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當然，這並非是長期延會。

主席 是的，我想大家都同意這一點。既是如此，現在宣告理事會作無定期的延會。

(午後七時三十分散會。)

Printed in the U S A.

S C 5th Year No 44
Pr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30 cents

50-46527 8 May 1951 270